

作业

Assignment

◎ 李小山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ISBN 978-7-5399-2664-5



9 787539 926643 >

定价:22.80 元

◎ 李
小
山
著

作业
Assignment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作业/李小山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7. 9
ISBN 978 - 7 - 5399 - 2664 - 3

I. 作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3681 号

书 名 作 业
著 者 李小山
责任编辑 江山华
责任校对 姜楠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310 千
印 张 12.5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,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2664 - 3
定 价 22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一 脱衣 / 1
- 二 “狮子” / 14
- 三 如此 / 19
- 四 时代 / 33
- 五 法门 / 53
- 六 彻底 / 70
- 七 两匹马 / 88
- 八 真理 / 104
- 九 展开 / 121
- 十 变形记 / 135
- 十一 回家 / 152
- 十二 帮助 / 162
- 十三 进入 / 182
- 十四 洞窟 / 204
- 十五 一元钱 / 222
- 十六 鸟 / 240

- 十七 结婚 / 258
- 十八 画家 / 274
- 十九 老贺 / 292
- 二十 复明 / 309
- 二十一 / 328
- 二十二 拐弯 / 333
- 二十三 尼泊尔 / 355
- 二十四 王嘉予 / 367
- 二十五 黑雪 / 391

一 脱 衣

关上包间的毛玻璃门，洪晃仰躺在沙发躺椅上。脑袋有些紊乱，热烘烘的气氛使人异样地怠倦，包间没有窗户，换气扇发出嗡嗡的蜂音。他将手背搁在前额，遮挡壁灯斜刺来的光线，懒懒的不想活动。送水的小姐穿得很露，五短身段，肤色黄黄的，化了浓妆的，刚纹过的弯眉结了痂疤，傻呆呆笑着：先生要不要先按一下？门外一对男女怪声怪气调笑着，蓦然传来砰的一大响，是硬物倒地的声音，有浴客粗言恶语地大声骂人。

等送水小姐知趣地退出，洪晃坐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净净嗓子，感到背脊上有东西爬动，痒痒的，刺刺的，但此刻睡意突然袭来，于是又躺下了。他要的是双人包间，比较宽敞，并排两张沙发躺椅，中间一只茶几，胡乱丢着几本裸体女人封面的杂志，对面墙角有只带锁的矮衣柜（上面放了只电视机），壁上一排挂钩。

洪晃把脱下的外衣挂在衣钩上，发现外衣袖口沾了泥灰，掸了掸，又用纸巾蘸点口水擦了擦。他光着脚站在脏兮兮的人造革地板上，嗅嗅室内的气味，背脊的痒痒提醒他这个地点，包括时间。闷热只是一种客观条件，之外，有很多更为复杂的缘由，例如他脱外衣时，头脑里

闪过“脱”的概念和“脱”的举动——世界在不停的“脱”中存在，这是法则。

他开始脱毛衣了，一抬双臂轻而易举把它脱下来，挂在挂外衣旁边的衣钩上。这是件暗红色的质地很好的毛衣，他经常穿着它。他无意中数了数壁上的挂钩，一共八个。这样他便开始脱第二件毛衣，他的动作与他对“脱”的概念是相吻合的，在完成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。

当他脱第三件毛衣的时候发觉有些陌生，好像从没见过它。他的动作有些迟缓，显然是产生了不满，略微停顿一下，打算加快动作的速度。他脱下了一件米色棉毛衫，崭新的，散发一股浆水味儿，捧在手里愣愣地察看，商标上写的是英文字母。他舔舔干燥的嘴唇，但他从来不喝这种场所的免费茶水。

他没有就此停下来，继续地加快速度脱着。而且他的动作变得机械了，脱一件挂一件，每个挂钩上都挂了几件毛衣或其他质料的衣衫。他心想浴室的设施应当加以改进，挂钩太少了。他只能把脱下的衣服堆在沙发躺椅上，这样做，更节省动作的幅度和时间。他一心一意脱他的衣服，非常有耐心，如果他不能在进浴池前脱得光光，人们会怎么看？

有人轻轻地敲门。

洪晃没有去开门，也不作答，他想等待对方提出要求来。他听到自己外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，端详着毛玻璃门上的人影，聆听手机的铃声，有些拿不定主意。最后，他决定先接手机。

洪晃一听对方的声音几乎吃了一惊，很耳熟，但无法确认是熟人中哪一个。他犹豫着回答：“既然你知道我在里面，为什么不直接进来？门没锁嘛。”他望见毛玻璃上的人影低着头弓着身子呈现接电话的姿势。

他希冀对方报出姓名，得到答复令他更加惊讶。那人说：“对不

起，路上碰到了点事，耽搁了时间，不是我不守时，你知道我从来都是非常守时的。”

依照习惯，洪晃不喜欢和任何男性赤身裸体呆在一起，特别是熟人。他对自己的身体既迷恋又厌弃，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矛盾感觉，但他又不敢认定没有与人约见过。于是说：“我刚才打了个盹，这里太闷热……我不太明白，难道我们预先约好在这个包间见面的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没有，原来我们约好在大堂见的，因为我迟到，费了好大的劲才听到你定的包间。”洪晃没有吱声，想不出该说什么，并且越来越怀疑是不是出了差错，就像昨晚发生的事情那样。刚这样一闪念，就听对方说：“昨晚二哥的事完全是偶然的，今天早上我和他们核对过，我担保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一点，你尽可放心。还有，刚才来之前我特意与老贺通过电话，他让我转达他的意思，请你暂时别出面，由我们来处理。”洪晃轻轻咳了一声，坐了下来，胸腑里涌出大批的词句，挤压在口中犹如尖利的硬物，口腔疼痛，嘴唇木木的——说什么好呢？

换气扇的嗡嗡声影响说话，也影响接听。他感到燥热。对方不等他开口又说道：“二哥会平安无事的，不要担忧，今天一早老贺去找了分局的季处长，季处长答应一定帮忙。另外，我通知大家今晚八点到我家碰头，把你的意见告知大家。老贺说，现在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二哥的挫折算不了什么，要把坏事转化为好事，你不是常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吗？”洪晃突然大声说：“老贺是个异想天开的人，老想来点惊天动地，其实……你们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，我不能对你们抱太多的期待。你以为我相信你一个人站在门外吗？我敢断定老贺就在我旁边。”他看着毛玻璃上的身影一束烟似的摇曳，变淡变模糊，手机里传来一阵刺耳的杂音。

洪晃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为自己的判断感到一丝得意，但马上又遭到一阵汹涌的烦恼的袭击。他不耐烦地说：“你们马上走吧，别在这

里打扰我，既然安排晚上碰头，我自然要去的。二哥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，你们也不想想，自己有没有能力去管！”

过了很长时间门外没再传来声息，他蹑手蹑脚躲到门后侧耳细听。他似乎听到有人窃窃私语，怎么回事？——他们躲在外面捣什么鬼呢？

今天是几号？洪晃相信任何蹊跷的事情都是与天数有关的。他有把握认为：第一，他根本没有与谁约好在这里见面；第二，刚才手机里谈的事情他毫不知晓，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无所不知才如此编造；第三，他了解目前的事态有些不利，然而不至于闹大。综上所述，就能发现疑团从脱衣那时开始扩散，现在已经完全包围了他。但他是个果敢的人，善于掌握主动。

洪晃打开门发觉外面走廊上空无一人，令他非常奇怪并且失望。对方的声音仍留在这里，不容置疑是自己人，这一点没有使他感到宽慰，相反他对自己单方面中断谈话深为不满，至少他不该不问清楚对方是谁。他探出脑袋两边张望，怀疑所有包间的人都在窥视，否则为何这样寂静？

他毫无准备地突然叫道：小姐！小姐！

一位仿佛等候已久的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年轻女子撒欢般地应了一声，从走廊的拐角处闪出来，一阵风似的刮到他面前。

“先生，我等你好久啦。”她进了他的包间，随手关上门，撅起嘴唇噓了一下，竖起一根手指示意着，又顽皮地嬉笑，“别大声，轻点声说话。”

他呆呆地望着她，压低嗓音问：“你是谁？你认识我？”

这女子长得像一位眼熟的广告明星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让人赏心悦目的媚态，皮肤白皙光鲜，盘了个兵马俑那样的发髻，是个小可爱，他被她吸引住了。小可爱大大方方说道：“我认识您，听过您几次课。”

可是人太多啦，所以您看不到我。”稍顿了一下她又说，“他让我等您呢……”

他依然压低嗓音问：“他？他是谁？你是说刚才门外的人吗？”他心中忽然泛出一股受愚弄的不快的感觉，但不想在小可爱面前表露，只是提高些嗓音说道：“我正脱衣服时，有一个家伙在外面敲门，不知是不是找错人了。”小可爱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说：“不不不，你搞错啦，我是楼下大堂的当班，看到他慢慢吞吞踱进来，个子好高啊，我都够不到他的肩膀呢（小可爱用手比划着，嘻嘻地笑，牙齿洁白晶莹如玉）。他穿了身黑风衣，领口竖着，戴了墨镜，鬼鬼祟祟的，像电影里的黑手党。我问他是不是来洗澡，他不睬我，像狗一样到处嗅嗅看看，掏出手机打了会儿。然后到柜台前询问我，说来找朋友，啰里啰嗦描绘你的形象，我一听就知道找你，我告诉了他你的包间号，他就上来了，我以为他已经碰到了你，但他下去后命令我躲在拐角等你出来，带话给你……”

洪晃冷笑说：“刚才有人在门外打手机给我，是个熟人的声音，不是熟人怎么会有我的号码？而且，我很清楚，他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，他们是一起的。肯定是他们让你编出这套谎话来诓我，他们现在就躲在门外偷听！”

他边说边猛地拉开门冲到走廊上，可是，外面并没有人，他又跑到拐角处寻找，结果看见一个又瘦又小的秃顶老汉坐在楼梯上，回过头用死鱼似的眼睛瞪着他。

洪晃原本打算步行回家，天突然下起雨来，于是走进路旁一家小茶馆，并非为了躲雨，他想找个地方独自呆着。

店堂内比较昏暗，三三两两的男男女女围坐着喝茶聊天打牌。他拣了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要了杯立顿红茶，凝视窗外的雨景，雨天的色泽如心情一样，从深处泛现出厚重的灰，视觉中的景物成为心灵的镜子。

窗外的雨在加剧，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的速度在加快，他的凝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一个身着鹅黄色雨衣的人正以均匀的节奏跑步，姿势与速度都很正常，但却始终定格在原地，这样，脚下的马路就变成了拍摄场地的跑步机，马路、楼房、行人、车辆都化做虚虚的后退的背景。

洪晃仔细地观看着，那人确实无疑在向前跑动，跑步动作以及速度都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东西是不可否认的。说明一点，前进与后退若处在同一之中是常识无法理解的。他以极端现实的态度肯定了自己的想法，发觉这是认识上的转变，如迦叶微笑的故事，如同茶和咖啡的气味或窗外的雨。这种沉思有助于他集中意识，将物与心的融合提到更高层次。但他却蓦地察觉到此刻邻桌的三个人正使劲望着他。

戴帽于的那个大约年近半百了，眼睛细小眼囊肥大，鼻子边上两道深深的纹路岔进浓密的胡须里，皮肤黝黑的，疙疙瘩瘩的，穿了一件与年龄不相称的花格呢子西装，衬衣领口皱巴巴脏兮兮。另外两个二十来岁的小年轻，面孔瘦削的，脸色蜡黄，都戴着酒瓶底似的眼镜，一头神经质的乱糟糟的厚发。戴帽于的发觉洪晃在打量他们，立即掉过头去，大声说：“病的种类与我们人类的认识程度有关，在我们实验室里……”他仿佛噎一下，如老到的扒手偶尔不小心露出了破绽，面孔顿时通红，迅速扫了洪晃一眼，似乎生起气来，愈加粗声大气地说：“人生病与蟑螂生病性质完全一样，我记录下蟑螂的病症共有一百多种，其中最显著的像心血管病、神经衰弱、胃病、肾脏病、肝炎、鼻炎、肺气肿、前列腺、白癜风、脚癣等等，是司空见惯的。”

戴帽子的逐渐平静下来，不再关注洪晃的存在，津津有味地谈论自己的研究成果：“我给其中一只蟑螂起名叫H，它可是我的宝贝，跟着我好几年了，堪称是爷爷辈了，它经历了比别的蟑螂多得多的事情。但我发觉，生物规律是完全相同的，H现在已经沾染了人性的特

点，它一直试图突破它的限制，从蟑螂变成另一种它想成为的东西，它虽然是蟑螂，却像我们人一样。最近我慢慢觉察到，H在做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，它不吃不喝，死了似的一动不动，但它的呼吸却是正常的，血压也正常，它不吃不喝已经持续很多天了，而别的玻璃盒中的几百只蟑螂全躁动不安，做着各种反常的举动，像我们街头的集会那般。昨天晚上，我准备离开实验室，忽然看到，所有蟑螂都从各自的玻璃盒子内穿越而出，就像崂山道士穿墙而过那样，它们穿越层层玻璃，如穿越空气一样无阻无隔。我急忙拿出摄像机想把这一切拍下来，科学史上的伟大一刻都是带有偶然性的。蟑螂们聚集到了H周围，用它们的躯体层层叠叠堆积起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，H高踞在它们之上，它站立起来，抖动着触须像巫师那样向上苍呼喊，一道紫色的光从天上射下来！啊……这真是了不起的仪式，超越了科学，超越了知识。”

其中一个小年轻说：“现在我懂了，昨天晚上您给我电话，那时我正在替自己的心脏做手术，刚剖开胸腔，用功法止住血流，发觉心的外表又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，与脚底的老茧相似。我以五支应急灯做了个无影灯，拿手术刀一小片一小片地削，开始时很顺利，后来怪我力求完美，想毕其功于一役，还是出了点差错，在心上割了一小刀，当时眼前一黑就昏迷了……这太危险了，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肯定会一命呜呼，但我感觉到有一股光明的力量把我从黑暗中提升起来，说不清楚是什么，我知道那是遥感，因为我清醒后发觉，我的胸口已经复原，一切都很好……”

另一个小年轻说：“那时我正在看电视，听见电话铃声，去接的时候并没有声音，我估计是你打来的，是吗？”

“我按过号码之后已说不出话了。”

“我想把结果告诉你们，”戴帽子的情不自禁地瞥了洪晃一眼，“每当转折的关头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事实而不是经验，事实和经验有时候

是一回事有时候却是两回事。今天想去浴室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，结果脱了半天衣服都没有脱完，把壁上挂钩都挂满了……”

这一次戴帽子的终于把目光无所顾忌地锁定在洪晃脸上，明显含有嘲讽和挑衅的意味。他妈的这伙胡说八道的疯子！

洪晃掉过头，窗外的雨越来越密集，眼中一片水光淋漓。穿鹅黄色雨衣的人仍然在有节奏地弹性很好地跑着，这或许是转折的关头。

戴帽子的继续说：“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特别，我听到有人敲我的门，没等我去开，就在门外打我手机，是个熟人的声音，但弄不清是熟人中的哪一个。他啰里啰嗦一通之后我突然感觉门外不止他一人，旁边肯定藏着一个同伙，他们在向我设圈套，对于我这样研究生物习性的专家而言，简直是小把戏。”

洪晃叫来服务生理单，他一口茶也没喝，此刻从小腹部位升腾起一股热辣辣的气流，尽管他镇定自如，脸上不带丝毫恼怒的表情，但体内的气流已把他托起来——他们看到他头顶绽放出一道圆弧状的黑色的光，身体仍然保持坐的姿势，屁股却离开了椅子足有半尺高的距离；他此时端坐在空气上了。他们仨人大眼瞪小眼，显然，他们期待这样的结果，惊愕只凝滞了几秒钟，突然欣喜若狂地大笑起来，互相击掌以示庆贺。戴帽子的由于嘴张得太大把假牙笑掉在地板上，骨碌碌地滑到洪晃的座椅边，洪晃瞥见假牙上遗留着令人恶心的菜渣什么的。

“谁在玩这套把戏？”洪晃对他们冷冷地说，“偷窥是一种恶习，即使我没有及时察觉你们暗中捣鬼，能证明你们高明么？无聊透顶！”

王嘉予从家中出来之后一直在跑，主师的书上说：修炼的目的之一是要破除执著，科学地信仰宇宙法则。如果此时停步，他相信雨也会跟着停下来，这样的天人感应例子已在多少场合被证实，但他无论如何不敢，跑和雨之间的关联一旦断裂，对他的信念是毁灭性的，尽管

他确信只要他立刻停步雨就会随即停止。他打定主意只要雨不停他会一直跑下去，城里施展不开，就向郊外去，向山里去，向山外去，地球的长度足够他跑的。

王嘉予穿着一件齐膝的鹅黄色雨衣，他呼吸平缓，步伐训练有素，甩手动作轻盈而规范。行人全都自觉地为 him 让道，路旁商店内的顾客仿佛等候他经过，都朝他拍手鼓劲。在他穿越快车道时车辆自动停下来，鸣号致敬。

有一阵，雨水淋迷了他的视线，面孔上混杂着雨珠和汗珠。雨景中的市中心广场琳琅满目，花花绿绿的雨伞和熠熠闪光的倒影，周围的大厦和大厦橱窗里醒目的彩灯，空旷的灰白色天幕和巨大的广告牌，被雨水洗净的绿地和苍翠的雪松，鲜艳的花坛和发亮的汉白玉雕塑，这是繁荣的下午，人们受雨的吸引汇集到街市，除此之外，更说明实质的是法则在起作用。如他本人，已不受意志调配，双腿按力学原理做着前后机械运动，像被无奈的潮流所裹挟，能做的只是力图在迷茫中辨清方向。

他跑过那条狭窄的街道，两边的建筑有些破旧，电线杆歪七倒八，线路凌乱，木质的门面油漆脱落，凹凸不平的地面一个个水洼，人力车摩托车汽车和行人互相抢道，乱糟糟的。

真是老天的旨意，他跑过一个小茶馆，猛然发觉映在玻璃上那双火炬般的眼睛，像极强的电流掠过他全身，整个儿地灼伤了他。他突然加速以冲刺的速度跑过这条街。一种深刻性油然而生，只有对等的力量才能够加固稳定，为此必须利用雨中的跑来实践它。

经过城门时他稍稍耽搁了些时间，无数车辆堵住了路，他想从沿城墙的小道出城，但前面有篱笆拦住，工人正在修葺坍塌的墙体。他小跑着，无数车辆将城门堵得严丝密缝，要么回头，这是他不愿意的，要么……他一跃而起，跳上一辆轿车的引擎罩，雨水中车像抹了油似

的滑，一个趔趄险些摔下来。他毅然跳向另一辆车时，车内的人探出头来呵斥，还伸出几只手想把他抓住，他敏捷地绕开，双脚忽然变得弹簧一般迅疾有力，从几辆车的车顶上跳过，穿出城门。正在城门前疏导交通的那个交警见状愤怒之极，骂骂咧咧冲过来抓他。他从交警的胳膊窝下钻过，以冲刺的速度朝前猛跑，交警奋力追了一阵，边追边厉声命令他停下。他回头望望已远离他的穿着黑色雨衣的交警，摊摊舌头做了个鬼脸，笨拙的交警脚下一滑摔了个狗吃屎。

天色更加阴沉，雨愈益密集，鹅黄色凸现在他的印象的屏幕上，突然领悟到他的跑正如雨一样，是在密度和时间上持续，这期间，会出现各种不测。

王嘉予缺乏把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思考的能力，他抱有一往无前的信念，这就够了。他跑在城外的沥青路上，雨水为路面涂上一层闪闪的白光，道旁有的连绵的暗绿的树，也有凝滞的密密的枝杈，斜坡上的草已荒芜，远处的房屋和房屋后的灰灰的山影，铁路那边冒着团团的白色雾霭。

路上只有稀少的车辆和行人，他可以一心一意地跑了。季节的征候没有吸引他的丝毫注意，他已经失去了对所有事物的注意，一心一意地跑着，远离了城市，越来越坚信要是自己止住步伐，密集的雨一定会立即应验地停住。如果说，事情在开端时还隐伏着犹豫和恐惧，现在却只有笑对信念，他不想亲眼看到这种应验的结果。

他的双腿为他提供了有力的证明——他跑到无边无际的野外，跑过了泥泞小道，跑过了荒凉的树林，跑过了淤泥和沼泽，跑过了大河上的桥梁，跑过了黑夜和黑夜之后的黎明。雨仍在下着，所以他没有停下步伐。

几年前方静波嫁到洪晃家来，那时洪晃的父母健康地活着，公婆

都视她为亲闺女一般，称赞她是个孝顺儿媳，比儿子还贴心。洪晃开玩笑说她策反工作做得好，把二老彻底争取到了自己的阵营，他在家里的位置反倒一落千丈。方静波大学毕业后不找工作，在家复习一年继续考研，没能如愿，之后又动起出国的念头，想去美国或欧洲。洪晃曾讥讽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，他俩是同班同学，知根知底，方静波的多数想法不过是赶赶时髦而已，像那些漂亮而不实在的女孩一样，依仗青春的冲动谋图跨越自己命定的生活圈子，却严重混淆了现实和梦想的界限。她暗中追求洪晃好几年，最终如了愿，恍然认识到生活的原貌并非想象中那么诗意，与一只碗，与一双鞋一样，于是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禁在柴米油盐之间的世俗女人。

你信不信命？我信，我以前不信，现在信了，现在非常信。

我们从生到死每一步都是前世注定的，否则怎么也无法解释你的一辈子发生的那些事情。方静波在医院上班，那不是个好地方，整天见着那些歪歪倒倒的家伙，流脓流血的，残的死的，恶心的不得了。隔两周又轮到值夜班，是最要方静波命的，睡眠本来就差，生物钟一乱神经系统也跟着乱，一周夜班过后几天内都懵懵懂懂不省人事似的。方静波不想在工作上出人头地，能混则混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科室里的同事为了奖金、职称、升迁明争暗斗，真是可笑。她偶尔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则故事：一只小鸟衔着一根枯枝飞越大海，面前是成千上万里的路程，每当小鸟飞累了就把枯枝丢进大海，它就在上面歇息，养足力气再衔起枯枝继续起飞，最终小鸟飞到了它的目的地。在方静波的简单的思维里，人生也是如此的，把过程和需要弄复杂化是苦难的根源。

公婆原本是好公婆，数十年的相扶相持见证了感情的牢固，但正如地上没有笔直的路那样，老两口在人生弯时还是出了意外。地球和月亮之间的引力是自然法则，假设有一天月亮突然挣脱引力，飞到宇